

美好新年

(外一首)

□汪亭

倚靠着十二月的门槛
翘首以盼你的光临
问候隆冬的落叶
打听你沿途的消息

春秋更替
最守时的是你
把明天崭新铺展
将昨日悄悄隐匿

新的一年
日子从蜜罐里舀出
曾经的哀伤已经沉淀
每一天都品尝甜意

新的一年
阳光沾满祝福洒向万家
一切的美好全部呈现
所有阴霾随风而逃

新的一年
欢乐一朵朵绽放花间
喜悦一片片飘扬雪中
幸福一点点沁入心里

雪落花开

秋天在枝头还没吃饱
赶马帮的天气
就把雪花招引回庭院
冬日农事
已寥寥无几

土瓷缸里的腌腊肉
早等待不及
老人说
洒一些雪花
来年吃会更香

一条桔藤丝瓜
挂在冬天的门楣
大地被雪收藏
几个节气

我奔走城市
寻找一条道路
只为通往故乡的心情
绽放出春暖花开的喜悦

冬天飞舞的精灵

□潘新日

冬天是四季中最充满幻想的季节,大地一片洁白,雪的世界有梦、有天真。

四季里,春天百花盛开,繁花似锦;夏季赤日炎炎,响蝉声声,生机无限;秋来黄叶片片,弯月高挂;冬天雪花飘飘,寒风刺骨。一年中,岁月轮回,雪,就是冬天的精灵。

下雪的天气,可以在雪花的飞舞中咯吱、咯吱地踏雪独行,留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累了、乏了,可以躺在雪地里,感受雪花的问候,下雪的时候是美的,那一片片落英,可是遥远天国的信使,洋洋洒洒的文字,没有人能读得懂。

俗语讲,雪花是春天的使者。可我却一直认为,雪花是冬天舞动的精灵。寒风中,娇柔的舞姿,轻盈飘逸,淋漓洒脱,翩翩然,留下一片灿烂。洁白的精灵飞舞着,置身其中,你会深深感受到冬天的律动,感受到雪花的纯洁、无私、欢乐,飘逸和伤痛。飘雪是个精彩的世界,人世间的感受此时都会呈现,哪怕是忙碌的身影,游荡的浪人,这些都会一一再现。

雪落大地,如此的洁白,白的晶莹,白的透明,白的乖巧,站在哪里看都是那么惹人怜爱。雪花是纯洁的,从不藏污纳垢,时常用自己无瑕的身躯毫无顾忌的覆盖世间的肮脏和害虫。也不怕牺牲自己,用厚厚的身躯覆盖庄稼,杀

汪曾祺回忆家乡的灯火:“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榻子……上了榻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读之,一缕乡愁袅娜升腾,旧时光,年画一样清新、张贴。

老屋的煤油灯,站在古朴的岁月里,如一首哀怨深沉的歌,总在宁谧的夜晚,紫纤在我的心头。

做煤油灯是我们的绝活。先找来废弃的药瓶子和牙膏壳,制作灯身和灯头,而后用旧报纸捻成柱状做灯芯,再用薄铝皮拧成灯把儿,做成的煤油灯朴素小巧,令人啧啧称赞!天黑定,小心翼翼地划着火柴,点亮油灯。灯光映红了母亲写满苍桑的脸,也照亮了土墼垒墙、麦秸苦顶的简陋而温馨的茅草屋。微弱的灯光,氤氲一室,幽微出一种神秘的氛围。

青霜寒夜,乡村的夜空清晰、高远而辽阔。远处传来零星飘渺的犬吠声,煤油灯驱散了一屋子的黑暗。灯光摇曳,油烟袅袅。有时灯芯上结出灯花,如荠菜花瓣,红艳灼目。我和妹妹伏在油灯下做功课、看小人书。父亲也就着油灯备课、改作业。妹妹很认真地折着纸青蛙、纸鸽子,我贪婪地翻看着古旧的连环画,心头的懵懂和阴霾被一点点照亮。

冬日有闲读书,如沐暖阳,如抱暖炉,为灵魂增温。雪花忘情地旋转、翻飞,轻盈委地,挤挨、拥抱,发出格格的脆笑,覆盖世间纷扰和沟壑。

在煤油灯下,我看腻了小人书,就去啃父亲书柜里的大部头。我在油灯下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养成了敏感多思、内向自省的品性。温暖的亲情、恬淡的

死害虫,在阳光明媚时,任由污浊的肮脏之物,无情吞噬着你,晶莹的心继而化冰为水,涤除出一个圣洁的世界,给大地以滋润。

有位诗人说,雪花是水的骨头,我说,雪花是天外来客,牵着太阳的胡须,慢慢老去,那古老的童话,在孩子们的心中圣洁着。

水是雪花的泪水,冰雪融化时,空气变得清新,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得到滋润,由此,一个个生的精灵都在默默的孕育着无限的生机。

阳光灿烂着,激情点燃了雪花的灵魂,它们永远都是这么悄无声息的选择离开,溶化的水流着,滋润着,沁进庄稼的根系,流进门前池塘和河流。这晶莹的雪花,毁灭了自己,滋润了人间。

很多时候,我从不敢掬一捧地上的落雪,也不敢握一把雪球扔出去,我害怕惊扰了白雪安静的梦,也怕伤着雪花的痛,只有静静地欣赏,静静地等待雪花化去。

雪花,冬天晶莹剔透的精灵啊!即使化去,我也知道你已化做天空中的朵朵白云,在回味着一次次灵动的飘落,俯视着自己滋润过的土地,心里还在默然筹备着又一次的降临,想象着自己轻盈的舞姿。

我又一次打扫干净院子,然后静静地等待下一场雪的来临。

生活,温馨的田园,如一抹清远的月色,悬挂在我的心灵深处。

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静似画布,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青霜平添一份柔和,显得寂寥而排侧。我们在苦楝树下玩着古朴游戏。祖父倚着树干在木格子窗下边讲古边编竹筐,搓草绳。我们蹲在地上,支颐凝听,渐渐走进程咬金、薛仁贵等人的故事里。月光下的苦楝树如一位慈祥的老者,默默地呵护、关注着我们。

朔风呼啸的冬夜,雪花簌簌而下,柔若无骨,决绝清冽,世间万物绣满琼花,绣满苍凉。灯光下,母亲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侧面曲线令人联想起古希腊的雕像。她一手握着硬梆梆的棉鞋底,一手用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随着“啾溜啾溜”的声响,鞋底便多了一个个脚脚儿。在寂静的冬夜,那吱吱声极富韵律,仿佛低吟一首儿歌,伴着晃悠悠的摇篮让你沉沉入睡;仿佛是毕剥作响的一炉旺火,让你驱除寒气,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青萝卜,是我吃过最多的。我们中原的乡下,只种青萝卜。在每年收过春花生后,种麦子尚早,勤劳的父亲不忍心把土地白白闲置着。于是,松动土壤,撒下萝卜籽。在深秋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这样,我们一冬天的菜就有着落了。父亲在院子挖个坑,把萝卜放进去,再用土封好。雪花飞舞的时节,母亲拿着铁锹刨出几个,切开一看,新鲜的很,水分充足,一点不焉。有时母亲给我们做萝卜炒豆皮,有时萝卜炖粉条,有时给我们包萝卜饺子,有时炸萝卜丸子……单调的冬季,我们的吃食却多种多样。萝卜叶也是能派上用场的,母亲把它洗净,在热水里焯一下,晾晒在屋檐

一到新年,母亲总会买一本新日历。

买日历时,如若我在家,她会叫上我,让我帮她挑选。事实上,她对日历的款式,心里早就有底,叫上我,无非是陪自己散散心、说说话。

她买的日历,是手撕的那种老款式,厚厚的一册,封面红彤彤的,烫着招财进宝、福星高照、鸿运呈祥等金字,非常喜气。新年的集市上,摆了不少的摊子,卖各式各样的日历,母亲欢天喜地,拉着我的手,挤在人潮里,直奔卖老日历的摊位。

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新鲜油墨的清香。那香气,一下子将你拉回岁月深处,满满的都是旧年的回忆,感觉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美好。打我小时候起,一年一年,母亲就这要拉着我的手,在新年之际赶集买日历。不知不觉,她的腰弯了,头发白了,人老了。

母亲的日历

□刘峰

她在一堆老日历里挑选着,不时地翻一翻册页,与老板讨价还价,不时地回过头征求我的意见。这是她的老习惯。其实,日历价格并不贵,款式大同小异,她只不过是想多享受一下这个过程,毕竟,一年才这么一次。

要在往年,我会劝她一番,如今人人都有手机,随时可以查日期,老日历早就过时了,要买,就买台历、挂历、或电子日历,母亲却一笑了之,照买不误。

将日历如获至宝买回家,母亲依旧将它挂在老位置。那位置,在中堂右下方,靠近厨房门,每日进进出出,她随时可以看到。有了这一本日历,母亲心里踏实多了,感觉一年的日子,都在这一沓花花绿绿的半透明的纸上,看得见、摸得着。

母亲不大识字,但对家里每一个人的生日,都记得一清二楚。一年里

所有重要的节日、人情往来、以及一些特殊纪念日,她都明白无误。她靠的,就是这一本老日历。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虽然母亲不会写字,但她会用笔在日历上做记号,打个勾或画个圈。这些记号,成了她对未来日子的期盼。

这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身在外地,只留母亲一个人在老家,聚少离多,彼此的牵挂,随着年深日久,愈甚。为了减轻大家对她的挂念,她会不时给我们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切好好的。特别是有了日历的指引,田间的水稻、地里的麦子、菜园的蔬菜长势很好,每一个时令该种什么,清清楚楚,不会误时。

有时,由于工作繁忙,我们忽略了自己的生日,倒是母亲清楚地记着。她不但记在心里,还用红笔圈在日历上。由于天各一方,她不能亲手做一碗长寿面,给过生日的子女吃上

一碗,感到歉疚不安。殊不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我们已习惯了享受她所给予的无私的爱,却总是忘了反哺与回报。

细细数来,这么多年,我们与母亲真正聚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在日历里只有薄薄的一层,而母亲对我们的爱,却是满满的,是厚厚的一册册。

眼前的这一本新日历,让母亲也有了新的憧憬。一晃,元旦的假期已过,我该踏上归程了。临行前,只见母亲将日历翻至除夕那一页,用红笔在上面做了一个醒目的记号,然后再一次叮咛我:天冷了,别忘了添衣,要注意保暖,再过一段日子就要过年了,我等着你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回家团圆。

那一刻,我忽然想哭,我开始真正懂得了母亲的心,懂得了她的老日历!



壮丽山河

李海波摄

白雪冬青

□马亚伟

季雪少,所以白雪冬青也就显得不寻常了。

白雪与冬青相互映衬,白雪显得更白了,冬青显得更青了。有人在这样的风景前拍照。其实我明白,他们欣赏的更多是雪。但在我看来,冬青却是这幅画的主角,白雪只是陪衬。

冬青到了冬天依旧枝叶繁茂,椭圆形小叶子密不透风,密集的枝杈挨挤挤,形成一道道绿色的矮墙。它们的枝干总是昂扬向上,没有丝毫垂落和弯曲。即使被冬日劲风吹折了枝干,它们也没有丝毫颓丧的样子;即使倒地的枝干在风中枯萎,它们也从从不向冬天乞怜。宁折不弯,风骨尽显,冬青就是冬天的铿锵诗行,每一个韵脚都饱满有力,平平仄仄之间是豪爽洒脱之风。冬青没有被雪覆盖的部分,绿意深厚。那种沉稳大气的

绿,有别于初春时稚嫩的绿,那是属于冬天的特质。

白雪的光顾给冬青平添了一丝婉约之风,雪是轻盈的梦幻的,是柔弱的美丽的。如果按性别来说的话,白雪是女性化的,而冬青是男性化的。白雪冬青,是极为和谐的画面,集美丽与风骨于一身,集温婉与磊落于一身,集秀雅与清寒于一身。白雪冬青,不知道谁为谁守候,它们在最寒冷的日子里温柔相遇,本身就是一种美丽。

我以为,冬青真的是担的起“冬青”的名字。总觉得带有“冬”字的名字都有一种凛然之气,因为它们与冬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冬天对它们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诗意的重逢。当然,白雪是冬天的使者,它来传递关于季节的故事和光阴的线索。能够在冬雪中屹立并且不改初衷的植物,是真正高洁和不屈的。白雪

冬青,这特有的景色,仿佛一首精炼的短诗,浓缩了冬天的隐喻和大自然的智慧。

我一直对冬季里依然能够保持绿色的植物怀有敬意。在我看来,经过呼啸的北风大扫荡之后依然能够坚守本色,需要骨子里傲岸不屈的精神。你看,那些落叶树木已经沧桑得不成样子,有些树木上面连一片枯叶都不曾留下,枝干完全裸露,可怜兮兮地在风中战栗。它们恨不得睡上一整个冬天,醒来后便是春暖花开。

可冬青始终是醒着的。冬青一直沿着时光的脚印前行,每一段时光都留下它们的印记。即使白雪压枝,它们也会慷慨温柔地给予拥抱,成就一段白雪冬青的佳话。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情况,冬青都是清醒的植物。它们始终走在季节的最前沿,因为它们相信,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隆冬萝卜香

□耿艳菊

下的绳子上,晒成干菜。母亲用它做热腾腾的干菜面条,香喷喷的干菜包子,如今想来,仍口齿生香。

白萝卜,个头大,水分多,白白胖胖,惹人喜爱。城里的大小菜市场里卖的最多的就是它了,每次去总不忘带回一两根。我只喜欢清炒,放油盐酱醋糖。它太白,白的通透,白的简单,白的让人自卑,所以我就简单对之。没想到竟美味至极,爽脆可口,清香有余。干燥缺水的冬季,晚上在电脑前坐久了,不免唇干舌燥。再加上暖气片烧得太烫,屋子里暖的过分,人就烦躁起来。这时,削根白萝卜,咬一口,脆生生的,半块下去,既解了渴又平息了躁,让你整个身心都静下来。

胡萝卜,秀气苗条,一身橙红色的鲜衣,总让人爱不释手。我婆婆是它的知己,常常大兜小兜的往家拎。她喜欢把胡萝卜切成片,放在大米粥里,白里透红,煞是好看。中看当然更中用,甜丝丝的,家里无人不爱。

婆婆还有一绝,她竟拿胡萝卜做面条。胡萝卜汁和面,擀成细细的面条,出锅后,颜色是鲜亮的橙红色,让人食欲倍增。

心里美,圆敦敦的,和我们家乡的蔓菁长的相似。我是近来才知道它的。那天,同邻居大姐一起买菜,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商贩拉了一车在卖。大姐买了一些,说那是心里美,炒菜挺好吃的。我看着她并不怎么样,青白的皮,一副受人冷落的样子。但因为好奇,也买了几个。回去

